

襄陽縣志

劉春霖署纂



冀縣志卷三

冀縣胡庭麟輯

新城王樹枏纂

冀縣馬維周校

冀州地勢平行四達之區有川而無山土人舊傳城東北  
有紫微山西南有棗山皆非山也

舊志紫微山在州東北二十里

真定志作山在州東北三十里如此已出冀界

矣高數丈旁多膏腴桑柳連蔭尤宜晚眺考方輿勝覽  
一統志真定府志俱謂紫微山在冀州城北又云嘗聞  
此山每當初旭微霞或水雲相映直上隱隱有樓閣人

物之狀居民相傳爲竹林寺歷年州守見者皆寫之圖  
史記云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雲氣各象其  
山川人物所聚集又云仰望嵩高三河之郊氣正赤恆  
山之北氣上青渤碣海岱之間氣皆黑觀此殆爲恆岱  
廣野之氣薄紫微而然向所謂竹林者妄矣明修撰趙  
州劉世盛詩云嘉靖之歲在甲申時維八月初吉辰冀  
城北見竹林寺宛如圖畫開蒼旻岩堯玉殿中天起瓊  
樓縹緲煙霞裡耳畔如聞鐘梵聲雲中半露松篁尾冥  
冥法界近諸天玄虛別是一乘禪老僧來往碧雲際姓  
名那得世人傳偶爾一看還沒去匆匆難可頻相遇煙

空雲散天依然林耶僧耶定何處據此蓋嘉靖甲申一時之幻象如海市蜃樓之類實非山也舊志古蹟類載紫微夕照云每時暢景明山形畢現夕陽之候尤爲可觀其說甚明後人據此以求其處妄矣棗山卽棗園社舊志云其地多棗故以名云

### 古時黃河

禹貢覃懷底績至於衡潭鄭注云衡潭者潭水橫流漢志云潭水東北至邑成入大河蓋當時潭行之道卽黃河之故道通鑑地理通釋云周定王五年河徙而東故潭水不入河而自達於海成蓉鏡禹貢班義述引說文

段氏注以爲臆度案禹貢錐指云周定王河徙自宿胥口東行灤川至長壽津與灤別行而東北入海水經謂之大河故瀆流至成平復歸禹河故道定王五年下逮六年北瀆遂空凡王莽始建國三年百七十二歲通釋所謂不入漳而自達於海者非也禹貢北過洚水至於大陸漢志信都下云故章河故虧沱皆在北東入海禹貢絳水亦入海水經濁漳水篇注云絳水發源屯留下亂漳津是乃與漳俱得通稱故水流間關所在著目信都復見絳名而東入於海尋其川脈無他殊瀆河之過絳當應此矣蓋絳旣入漳合爲一水或稱漳或稱絳其實一也古降絳亦字大清一統志云黃

河故道在冀州東南

洪志同

漢書溝洫志云自塞宣房後

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

渤海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塞也元帝

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鴻嘉四年

楊焉言從河上下患底柱隘可鏽廣之上從其言鏽之

裁沒水中不能去而令水益湍怒爲甚於故是歲渤海

清河信都河水溢溢灌縣邑三十一敗官亭民舍四萬

餘所哀帝初平當使領河堤奏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

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今行上策徙冀州之

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

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若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今可從淇口以東爲石堤多張水門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堤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卬此水門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北方門分河流若有渠溉則鹽鹵下隰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爲稻杭高田五倍下田十倍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勞費無已此最下策也王莽時徵能治河者以百數但崇空語無施行者建武中張汜請修濟渠而樂俊沮之永平中議修汴渠或以爲河流入汴幽冀蒙利

東漢迄唐不志河渠事多缺略唐書五行志開元十五

年冀州河溢僅一見焉

考唐書五行志榮陽之下有河

溢十年博棣二州河決十四年魏州河溢十五年冀州河

其城景福二年河徙從勃海北至無棣縣入海

案自王莽始建國三年河決魏

郡徙由千乘入海至後漢明帝永平十三年王景修汴

渠功成之後河不爲患者九百餘年逮宋仁宗景祐元

年有橫隴之決又十四歲爲慶歷八年復決於商胡而

漢唐之河遂廢

新元史河渠志至正九年監察御史余闕言禹河自大伾而下釀爲二渠皆東

北流自瓠子再決而其流爲屯氏諸河其後河入千乘偶合

於禹所治河由是而訖於南渡至唐河不爲患者千數百

以入淮而漢之故道又失宋河渠志商胡決爲大名恩冀患嘉祐元

年四月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是夕復決英宗

治平元年命都水監浚二股五股河以紓恩冀之患

都初

水監言商胡堙塞冀州界河淺房家武邑二埽由此潰  
慮一旦大決則甚於商胡之患乃遣判都水監張鞏等行視

卒

神宗熙寧元年河溢恩州烏欄隄又決冀州棗

強埽北注瀛都水監丞李立之請於恩冀深瀛等州創生隄三百六十七里以禦河都水監丞宋昌言謂今二股河門變移請迎河港進約簽入河身以紓四州水患遂與內侍程昉獻議開二股以導東流都水監奏近歲冀州而下河道梗澀致上下埽岸屢危今棗強抹岸衝

奪故道雖創新堤終非久計願相六塔舊口并二股河  
導使東流徐塞北流翰林學士司馬光請如宋昌言策  
於二股之西置上約擗水令東俟東流漸深北流淤淺  
卽塞北流放出御河胡盧河下紓恩冀深瀛之患初商胡決  
謂於海是謂東流是謂北流嘉祐八年河  
河自魏之北至恩冀寧入海是謂北流嘉祐八年河  
流派於魏之第六埽遂爲二股自魏恩東至於德滄入  
謂於海是謂東流是謂北流嘉祐八年河

帝用昌言說置上約修二股七月二股河通快  
北流稍自閉張鞏奏塞北流除恩冀深瀛永靜乾寧等  
州軍水患又使御河胡盧河下流各還故道光言鞏等  
欲塞北流恐勞費未易或幸而可塞而東流淺狹隄防  
未全必致決溢是移恩冀深瀛之患於滄德等州也帝

意嚮輩卒閉北流而河自其南家港東決熙寧四年七月北京新堤第四第五埽決八月河溢澶州曹村十月溢衛州王供下屬恩冀貫御河奔衝爲一元豐三年澶州孫村陳埽及大吳小吳埽決四年四月小吳埽復大決北外監丞陳祐甫請修復禹故瀆從李垂孫民先之議河北東路提點刑獄劉定言王莽河一徑水自大名界下合大流注冀州及臨清徐曲御河決口恩州趙村壩子決口兩徑水亦注冀州城東若遂成河道卽大河難以西傾全與李垂孫民先所論違背望早經制上卒從李立之議分立東西兩堤五十九埽七年河溢元城

埽決橫堤破北京十月冀州王令圖奏大河行流散漫  
河內殊無緊流旋生灘磧宜近澶州相視水勢使還復  
故道會明年春宮車晏駕大抵熙寧初專欲導東流閉  
北流元豐以後因河決而北議者始欲復禹故迹神宗  
愛惜民力思順水性而水官難其人安石力主程昉范  
子淵故二人尤以河事自任帝雖藉其才然每抑之哲  
宗卽位大名小張口決河北諸郡皆被水於是回河東  
流之議起元祐元年詔秘書監張問相度河北水事減  
水河之議復起吳安持李偉郭知章安燾王孝先等主  
復東流故道蘇轍范純仁胡宗愈趙偁張商英謝卿材

曾肇等皆連疏爭之廷議紛紜論久不決紹聖元年王宗望力主東流築金堤七十里盡障北流使黃河東遷故道近河多被水患流民入京師二年六月決內黃口東流遂斷徽宗卽位張商英提舉河事請引大河自古漳河浮河入海四月河決蘇村七月詔商英治河崇寧三年臣僚言昨奉詔措置大河卽由西路歷沿邊州軍回至武強縣循河堤至深州又北下衡水縣乃達於冀又北渡河過遠來鎮按元豐九域志及地理志俱載冀州有來遠鎮此作遠來蓋史志誤也及分遣屬僚相視恩州之北河流次第詔開修直河以殺水勢大觀二年河決陷鉅鹿縣六月冀州河溢壞

信都南宮兩縣徽宗紀大觀六年冀州三山黃河清政  
和四年都水使者孟昌齡獻議導河大伾可置永遠浮  
橋橋成御製橋名摩崖刻功五年十月中書省言冀州  
棗強埽決知州辛昌宗武臣不諳河事詔以王仲元代  
之十一月都水使者孟揆言大河連經漲淤灘面已高  
致河流傾側東岸今若修閉棗強上埽決口其費不貲  
今漫水行流多鹹鹵及積水之地又不犯州軍止經數  
縣地分迤邐纏御河歸納黃河欲自決口上恩州之地  
水堤爲始增補舊接續御河東岸簽合大河從之六年  
四月安撫使吳玠言冀州棗強黃河清十月辛卯蔡京

等言冀州河清乞拜表稱賀宣和三年六月河溢冀州信都十一月河決清河埽壞天成聖功橋昌齡落職蓋自內黃決後河出清河之北至此下流漸壅故上流復決河又從瀛冀而西南矣考河自大伾以上猶禹貢時大河經流也大伾山在濬縣東二里漢賈讓欲決黎陽遮害亭亭在濬縣之西南五十里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堤勢不能遠泛濫此卽司馬遷河渠書所稱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釅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之說也其後王橫亦言禹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宜更開濬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

海乃無水災宋李垂祖其說欲引河自大伾而北載之  
高地其後孫民先亦主是說元豐中陳祐甫亦請修復  
禹故道夫滑州河患莫甚於宋之天禧以前於此時引  
河北去未爲不可也其後河亦益徙而北出於信都勃  
海間故道庶幾可復矣乃謀國者方且各持一說非迂  
疎拂逆之計則因循苟且之見而已矣以千載一時之  
機而空言坐失之宋事之不可爲也豈惟用兵爲然哉  
胡渭云漳水故禹河也清河行漳水之南大河故瀆之  
北去禹河最近治河者欲復禹舊迹莫如導黃河入白  
溝以人力爲之其可也而况商胡自決北流通快海口

廣深此誠千載一遇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在此時矣爲當日計但能於魏恩冀滄之境寬立隄防約攔水勢疏其壅積遏其衝要則此河雖不逮禹功猶得比王景之所治千年可以無患而朝議紛紜必欲回河使東六塔旣敗二股更興至元豐四年河又北流而神宗之意忘矣王安石委任程昉范子淵濬川之杷幾於以河爲獻陳祐甫援李垂之策請復西河故瀆帝愛惜民力亦莫之許也哲宗卽位復議回河大略謂河尾北向恐入契丹之地則其界踰河而南彼必爲橋梁守以州郡中國全失險阻而蘇轍駁之以爲契丹之河南注于海